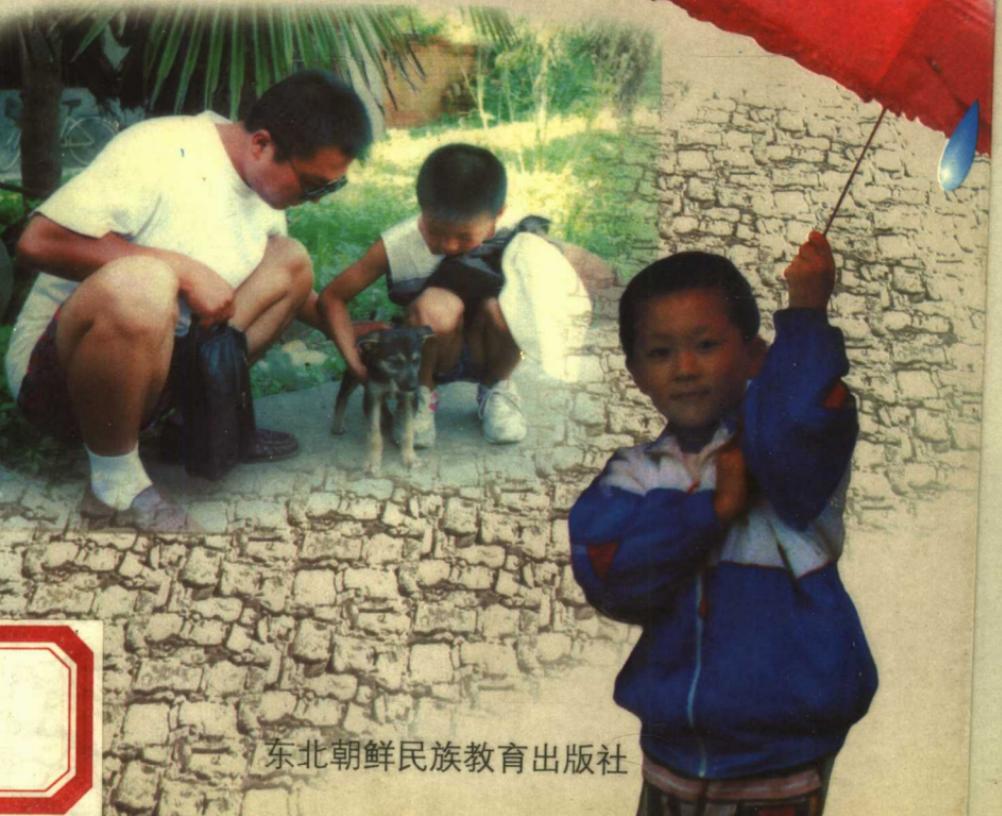


一个有关两代人共同成长的故事

# 我和 端端

于德北 著



东北朝鲜民族教育出版社

# 我 和 端 端

于德北 著

〔东北朝鲜民族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和端端/于德北著. —延吉: 东北朝鲜民族教育出版社, 1999.8

ISBN 7-5437-3731-0

I. 我... II. 于... III. 随笔-中国-当代  
N.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6336 号

责任编辑: 张洪波

封面设计: 张元一

### 我和端端

于德北 著

\*

东北朝鲜民族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133000 吉林省延吉市友谊路 11 号)

吉林市华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2 插页 130 千字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437-3731-0/I·244

定价: 7.2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 高的是山，深的是海（序）

刘 翠 玲

德北出过的书有《青春比鸟自由》，一部小小说合集；《绿色和平城堡》，一部单本童话。《我和端端》只是他激情创作状态之下的插曲之作，但却会成为最为他珍爱的，也最能展示他精彩生动而又艰难无比的成功成长心路历程的压卷之作。

与其说这是一本写儿子生活成长的书，倒不如说德北借着对自己生活状态的真实描述，延伸了作为男人初为人父的警醒，渗透了新一代父亲的普遍意义上的责任和担忧，以及极端个人色彩的长途奔袭和挣扎——趋避现实而深藏理性，外表冷峻、坚强而骨子里却愁肠百结颇多无奈，细心呵护尊严与美好而客观现实又难免讽刺与尴尬。

每个孩子的成长往往都要走过那令父母们担惊受怕的“最不放心的地段”，因为是端端和他的父亲德北，这里便有

了格外的亲情与柔情，不夸张的激情与豪情，植根于养家糊口柴米油盐之上的爱情与拳拳真情。

一本叫人动情的书。

这不是一种简单评价，而是一种体会，一种深切的感受。翻开书卷就扑面而来，晶晶莹莹地打湿了你的心。

会有两代人的回响将德北交织进新空间。

熟悉德北的人大都知道他极不规则的喜悦方式。但这一次，恐怕是郑重、尊严和一个人躲在角落里的喜悦。

认识德北有十年了，所见德北的文字各式各样的均有，现实世界里的德北也是个刻苦得不成样的家伙。但真正漂亮的，透得出味道的，还真是近几年来的东西。

看得出他选择的体例更倾向于自由，更松弛，更有自己的节奏。重要的是综合这一切他力透纸背所展现出来的视野和胸襟，他自我审视时所反映出来的对成长的关切与关注，他编织童话时所能渗透出来的对现实人生的深刻理解。

德北在他的创作世界找到的那种乐不知返的幸福境界，绝不比任何一个步入巅峰的优秀作家逊色。这就是为什么你很难将一个在现实生活中精明得糊涂，大方得小气，能干得偷懒，温柔得伤情的谋生人与“名人于德北”做等量齐观。

翻开“名人于德北”，你会找到同样令你痴迷又不解的故事。或许，你还想尝试了解更多，那我们就共同期待德北的下一个开篇。我们深信，随着他创作的日益丰厚，他笔力的不断深邃，我们会透过一个日渐自省日趋深刻的作家的引领，翻开一个又一个似曾相识的人物，体验一浪高过一浪的趣味人生。

事实上，叫人眼界大开的无一不是活生生的现实生活，而

作家，不过是寻找到了一种独特的表现而已。重要的是，他们发现和完善了自己。这该是《我和端端》的成功之处，也是德北创作的得意之处。

让我们为此感谢德北，和他那个平凡得琐碎，但不断追求的小家。

德北现供职在长春创刊不久的一家少儿杂志社《智慧少年》。你不难从独特的文字中找到他。1996年的七、八期合刊，德北创作了整本杂志，同时被包装为“名人于德北”。那时大致这样写他：

于德北跟名人似的。

好多人认识他，从认识他的文章开始。

他写大块文章，社会追踪报道；写小说，人生百态揭秘；写散文，恣意冥灵游走；写诗，博大畅然与纤纤柔情共蓄；又写童话，俏皮中透着智慧，引人入胜中不乏哲理之深刻。

一个妖气十足的于德北。

于德北能干。他创作的灵感仿佛无时不占据着厚重的脑壳，一旦奔波的脚步停下来之后，便有无数的精灵爬满格纸，且在他大大的眼镜后面闪着光。

于德北壮，以一当十的连续作战，是他的拿手绝活。饭量、酒量、饮水量都令人刮目相看，一举一动中都是北方的分量。

于德北细腻。他丰富的内心世界让你追踪得到又把握不着。他很潇洒，又很疲倦地应付着每一种考验。

他的根深扎在北方与亲情之中。

名人于德北，精力旺盛的，忙碌的，够意思的，无所适从的，多忧多思的，有成就的。

从你们的角度看，会有更多，也更精密！

.....

现在的德北较之过去有一些变化，他更多地关注起人物的命运，就像你手头这部《我和端端》。就像高的是山，深的是海，各有各的高低起伏，各有各的曲直婉约，各有各的顺水浮生……有生命的地方，无一处不动人。德北用他的笔这样告诉你。

1999年7月

---

刘翠玲，散文作家，《智慧少年》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 写在前边

这本书的另一个名字可以叫：《一个年轻父亲的成长经历》。

端端是我儿子的小名。

他是端午节那天出生的，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我和他妈妈给他起了一个小名叫端午，但端午叫起来不是十分顺口，大家叫来叫去就简化了，叫他端端。

端端的大名叫于子寒。现在上小学三年级。

端端的第一爱好是玩，我和他妈妈一致认为：玩是他的权力！

他的第二爱好是画画，但不喜欢参加任何绘画班。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曾参加了一个，去了几天，骤然没有了兴趣，就收拾好纸、笔、颜料、画板回家了。

他的第三爱好是学习。他有点马虎，但不厌学。不厌学

是好事情，端端是一个外向的孩子，好说，好动，喜怒形于色。

端端今年10岁了，个子长高了不少，自己觉得是一个小男子汉了。我们之间的谈话不再是一边倒：我和他妈妈说什么，他听什么。现在，他有自己的判明是非的标准，经常大声和我和他妈妈分辩。许多爸爸妈妈认为孩子和大人分辩是不可容忍的事，但我认为，多听听孩子的意见没坏处。我希望端端在和我们的分辩中能够真正地判明是非，并树立自信心。我也这样引导他，让他说，孩子敢大声说话有什么不好的呢？

端端的眼睛是单眼皮儿，但说不上什么时候就会变成双眼皮儿。他笑的样子很开心，哭起来却很丑，这是所有孩子的特点！

## 0

可以先讲一个小故事吗？

——我这样问自己。

现在是1999年的春天，我要写一本有关我和我的儿子端端的书。我想，我应该先讲一个我创作的以端端为主角的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小鸟艾奇》。我想告诉大家，其实生活本身就是一部美丽无比的童话。

艾奇是一只有爱心的小鸟。

艾奇的家住在园东小区八号楼外的一棵杨树上。艾奇没有朋友，他非常喜欢八号楼里一个叫端端的小男孩。叫端端的小男孩总坐在温暖的阳光里画画，头歪歪的，样子很认真。他画房子、画树、画云、草地和天，可艾奇从来没见过他画过鸟。

艾奇很想让端端画鸟，鸟儿自由自在地飞翔，多美呀！

可端端对妈妈说：“妈妈，我不会画小鸟。”

端端感到很苦恼。

是呀，大大的房子，高高的树，蓝天绿草，太阳公公笑眯眯的，要是再有一只小鸟在天空飞着，一定非常漂亮。

艾奇想帮助端端。

艾奇趁端端进屋里取蜡笔的时候，一飞，落到了画纸上。

一只美丽的小鸟落到了端端的画纸上。

端端惊奇得什么似的，他大声叫着妈妈：“妈妈，妈妈，快来看呀，是谁给我画了一只小鸟，像真的一样！”

艾奇笑了。

艾奇在心里说：“是艾奇帮你画的，当然像真的一样。”

——你们会和我一样喜欢端端是吗？

确切地说，我的成长是从端端的妈妈怀孕开始的。

那是冬天。

我们结婚不久。

一天，端端的妈妈拉着我的手说：“我，好像怀孕了。”

我非常羞涩，也非常吃惊。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还很年轻，我刚刚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而端端的妈妈还是近郊一所小学校的代课老师。我们恋爱、结婚，但我们并没有打算这么快要一个孩子。这个意外的宝宝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精神上的负担。

事实如此。

前不久，端端的妈妈因为患牙疼病，到医院做了一个小型的口腔手术，治病期间，用过红霉素一类的药。而我，长期饮酒，婚后也没有节制，这对孩子会不会造成什么影响？更主要的是，我们的工资低微，用于应付婚后的日常生活还略显紧迫，再有一个孩子，一定会给我们的生活增添额外的窘困。

我们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

留不留下这个孩子呢？

我们的心理很矛盾。

我们想去医院把这个孩子做掉，但每次出门都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又把我们拉了回来，我们坐在床上，愁眉不展，犹豫之中，又被一种我们从未体验过的亲情所纠缠，难以割舍，难解难分，心底一阵阵酸痛。

亲子。

生命。

一轮金色的光环出现在我们眼前，让我们感到温暖、潮湿，还有一缕淡淡的苦香。

我决定留下这个孩子！以一个父亲的名义！！

那段日子，我觉得自己非常神圣。

我和端端妈妈刚结婚时，住在长春市自由大路一栋老房子里，我们的家在四楼，向阳，宽敞而明亮。从我们的窗户望下去是斯大林大街葱郁茂密的杨树，还有自由广场——一个美丽的街心花园。

我们的窗子正对着自由大路。

那时，自由大路的两边种植着一丛一丛的紫丁香，春天的时候，花香袭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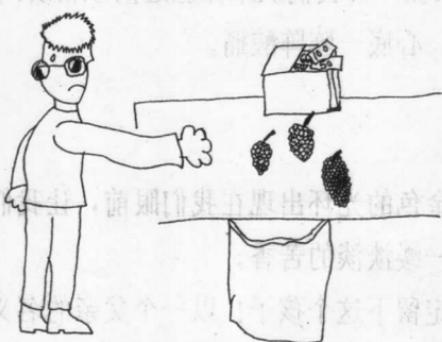
我想，我们的孩子是奔着这美丽的环境来的！

我和端端的妈妈是高中同学，毕业后都没有考上大学，我们成了“待业青年”。现在的孩子，包括我自己的孩子——端端，他们不会知道，在80年代初期，“待业青年”这个词对一个十八九岁的大孩子来说是一个多么沉重的包袱。

我们的压力都很大。

我做过许多种临时工作，筑路、建筑、卖报、打零工……

端端的画



冬天，葡萄的价钱很贵，可爸爸坚持要给妈妈买。



妈妈怀孕的时候，最喜欢吃酸葡萄。

而端端的妈妈也在一家街道小厂干过一段日子。后来，通过他父亲的一些努力，才进入学校去当代课教师。

可以说，我们婚前没有一点经济积累。

我们结婚的时候，是家里帮着操办的，但种种原因，我们自己也向同学和朋友借了近两千元钱。我们是1988年结的婚，那年的三月，我才进入一家群团组织的“史志办”工作，每个月拿62元几毛钱。端端的妈妈工资也不比我高。而我们每个月必须计划的开销却很多。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为曾借给我们钱的那些同学和朋友们存钱。

也就是说，我们每个月的开支中，有一笔钱是铁打不动要存到银行里去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在约定的时间内尽量把欠的钱还清。

现在，又突然有了一个不日即将降临的孩子！

我们原本紧张的生活更加紧张起来。

我一度把酒戒掉了，用省下来的钱买一些有利于胎儿和母亲共同营养的食品。说起来很有意思，端端的妈妈怀端端的时候，特别喜欢吃酸的东西，喜欢吃葡萄。有一次，我们单位分了10斤葡萄，我非常高兴地拎回了家。按惯例，我们自己留下二三斤，把余下的部分分成对等的两份，送给我们各自的父母。

端端的妈妈拎着她的那一份回娘家。

临走前，她把属于我们的那一份葡萄吃掉了，一点也没剩。可当她拎着送给她父母的葡萄走到一半路的时候，实在

忍不住诱惑，竟坐在路边，把这些葡萄也吃掉了。而且，连吐没吐籽都忘了。

这些说起来是笑话。

可也是挺令人心酸的事。

怀端端的时候，端端的妈妈还特别喜欢吃焦糊的东西，在外面买回来的炒瓜籽，她还要放在锅里再炒一遍才能吃，说这样吃起来才香。有时，看到她满嘴的炭黑，我都忍不住笑坐到地上，她还有点委屈地说：“多吃瓜籽，孩子的头发黑。”

也许是真的。

端端长大以后，头发确实很黑。

后来医生也说，多吃一点油质品，对孩子的发育是有好处。

从端端的妈妈怀孕开始，我的、我们的生活几乎都以这个小小的生命为中心。

我记得很清楚，端端的妈妈怀孕五个月的时候，最能吃东西。那时已是隆冬，新年将至，物价上涨非常厉害，我一个月的工资不够在水果摊床上买四斤葡萄。那段日子，葡萄每天的价格变化我都了如指掌，那些小商贩熟悉我像我自己熟悉自己的口袋里所剩不多的十几块钱。

偶尔有报社的稿酬寄来，那是令我最开心的事情。

我从1985年开始学习写作，到我结婚的时候，在省内已小有名气，每个月都会有一两篇稿件被某家报刊选中，可惜那时的稿酬很低，千字十几块钱是非常普遍的事。钱虽然很少，但这笔额外的收入对我来说却是十分的重要，它们总在

我囊中羞涩的时候意外飞来，帮我化解生活中许多实际的困难。

我印象中的 1988 年特别冷，雪特别的大。

有一次下雪，正好有一张 15 元钱的稿酬单寄到我的单位，离开工资的日子还有一周，这段日子是我每个月中最难挨的几天，度日如年，汇单的到来使我像久旱的禾苗遇到甘露，而 15 元钱的数目也不算少，几乎顶得上我三分之一的工资。

我迫不及待地请了假，顶风冒雪来到小邮局，然后怀揣这 15 元钱去市场。

雪很大，视线被一片苍茫所涂抹。

1988 年的物价像膨胀的气球。

葡萄已经涨到 18 元钱一斤，每个水果床上的葡萄都显得那么高贵和矜持，点点紫色在红黄相间的众多水果中变得鲜艳欲滴，吹弹可破，令路人不敢问津。

但我敢问。

看见我，卖水果的大姐脸上马上洋溢了热情的笑容，她并不急于推销她的葡萄，而是关切地询问端端妈妈的近况，肚子是不是又大了，出没出孕妇纹，穿没穿孕妇裤，脚脖子浮肿没有。这些新课题对一向风风火火、粗粗糙糙的我来说变得那么有吸引力，我也婆婆妈妈地回答她的问题，并很有一种炫耀的心理。我那一年 23 岁，活脱脱一个大男孩形象，而我就要做爸爸了，那种喜悦和自豪真是无法言说。

现在端端已经 10 岁了，我总有向他述说的冲动，我想告

诉他，从我的意识中有他的那一天起，我从未停止一刻爱他，他是我生命的幸福的派生，他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我特别想向端端描述那个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的市场，叫桂林路市场，那么长，那么拥挤，像一部小说的精彩华章，而那几个卖水果的摊床就像华章中最最生动的细节，让人过目难忘。

下雪那天，我去给端端的妈妈买葡萄，我走了很远的路，但我一点也不觉得累。我出手很大方，一下就买了半斤葡萄。半斤葡萄多轻呵，但此时此刻它们在我的手里是那么的丰盈和沉甸。

踏雪回家，把葡萄洗净，挂在门框上，然后等待端端的妈妈下班。

那时我对她的称谓有所变动，无论什么事情，我都一律说：你们。这个你们包括她，当然也已经包括还没出生的端端。这是一个很温暖的称谓，现在想起来也让自己感动。我常常这样叫端端的妈妈，说：“你们小心点。”吃饭的时候也是，我拉动她的衣角，伏在她耳边小声说：“喂，你们该吃饭了。”

真美好！

端端在妈妈的肚子里八个月大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端端妈妈的学校对她实行了劝退，她是一个代课老师，学校不想也没必要为她负任何经济和道义上的责任。她大腹便便，已不能去挤公共汽车，无论她怎样克服倦意，早早起床，迟到也是经常的事了。

校长找她谈话，让她回家休息。